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大紀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國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舉人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陳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編

徐陵

為陳武皇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梁高祖末交州人李賁反詔武帝為交州司
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膘南討時蕭勃為
定州刺史有異志因詭說膘帝勸膘進討斬
賁及侯景亂帝以高要太守將率兵赴援迎
勃鎮廣州勃遣腹心譚世遠與蔡路養相結
同過義軍武帝大破之梁元帝江陵陷武帝
立梁元子方智於尋陽是為敬帝勃遂舉兵
度嶺出南康其都督歐陽頫撫口城主傅泰

並戰敗被擒勃為下所殺
陵入梁依王僧
辯為吏部郎武帝誅僧辯
釋陵為尚書左丞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
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
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肩國承家
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疎戚希纂帝圖信是奸
兇辟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社
稷阽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彊兵高視趙趙坐
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鼎

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
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甚比春初便
遣大都督歐陽頤撫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
吾奉承朝筭指畫戎略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
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偽
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
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
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

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
懽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
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薦
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
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
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會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
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
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殲厥

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惟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

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
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為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
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頤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
兵馬處以榮祿坦然游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
宴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踐貴鄉日想山
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私位逾台袞身持帝王之柄
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
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

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步蒼
龍岐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
不能游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
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
墍城英華作撫城通鑑作蹉城誤悞一作懼
稍是疑誤無由一作無因咸格一作昭格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梁敬帝紹泰二年齊遣水軍儀同蕭軌等衆
十萬出壘口向梁山戰却頓軍保蕪湖武帝
時為司空率宗室王侯及羣臣將帥牲告
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士卒益奮齊軍進

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吳明徹侯安都等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京口翳水彌岸按此書當

在此捷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讎耻提攜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便

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惄立志
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
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
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為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
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
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
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
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

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牌荻筏竟浦浮江
千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不聽討捕若無恐
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
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
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
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
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
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

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抑達
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
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
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
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
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
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
為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

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
難逞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
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
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免人俟景濟我橫江天步
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
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鈞甚利蜀甲殊輕槊動風霜弩
穿金石高樓大艦槩日凌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
山嶽侯車騎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

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
驤於賁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
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
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
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氏羌之兵烏丸白虜之
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陪薄相懸何惡諸君
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
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

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
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
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騰表
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

邇遐一同投筆悚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

槩日一作槩月車騎一作

車駐白虜一作百虜矜作務並誤一
同作同知何為至何惡諸君有脫誤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武帝以梁敬帝太平二年冬十月受禪是為
周明帝元年明帝從兄晉公宇文護為大冢

宰輔政明年為太師按此當是踐阼後與護
有云去月乙亥昇禮大壇則此其年十一月
書也而其儀式不似與彼國相者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
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
沸騰西晉之亡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
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
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伐逆
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剪彊冠黃帝與

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為勤苦
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
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
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
辭盈廷公卿稽額敦偪眷言頴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
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
念遷徊但有慙愧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
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歷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

運惟新宜修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

安故指有白陳某白

南極一作南拯誤梁社作梁
祀驚惶三讓一作周惶固讓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此書英華作為武帝與護按書云啓稱蕭歸後梁主蕭晉以陳文帝天嘉三年薨子歸代立且云周陳欵好一紀於茲合武帝文帝僅十年則此當在宣帝初矣作武帝大誤今但改正云陳主按蕭歸傳歸嗣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歸言其狀于周高祖詔衛公直元定等赴之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竝陷於陳事在廢帝光大元年此書應在後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巋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潰涉漸便置城隍謀為侵軼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

才力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
便勅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
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俟涉言
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柄屬荊州之界耳彼
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
等郡地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吳當勁蜀晉拒彊
秦資彼山川竝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
延歲竝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

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冠既爾
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字文平口具其
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今眷一作眷顧故下作放

下踰潰作踰淄此書

多誤

為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周武帝天和七年以其兄大冢宰晉公宇文
護專政暴慢計誅之按其時乃陳宣帝之太
建四年此書當是

為宣帝與周武也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
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旛以往拭
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末擬上皇散
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
天討追尋襄好歎想兼懷言覩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
宰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
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
鄰敬開衷欵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

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

並文苑
英華

重答朝臣

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

服吉劉師知議須服衰絰乃啟取陵決斷陵同文阿議謝岐等同師知議陵重答云奏聞

上從

師知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榷

與顧記室書

顧野王為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疑即其人陵天嘉六年除散騎

常侍御史中丞按此書當是其時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
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
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
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
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
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為憾恚妄相陷辱至

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
致成隸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
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
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兗州
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為久
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
官耶紀文卿公向進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

入身梁朝解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為故敬帝晉
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
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啓樞
為郎勅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
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寃濫吾昔
在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儻非意餘生忽此
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不
能悉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托

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
與吾遊眷亟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侍言有便
云何且為啓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
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則殿
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無王丹所舉
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媿家丞庶呈秋實緣
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慷慨徐陵白

文苑英華

券作文勝誤書一作戎機雖媿作雖魏

為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陵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自以梁
末以來遷授失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
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為
書宣示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
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
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
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

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起身所望偕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諳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竝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

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
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謠云
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
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
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
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
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
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

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
常侍路上比肩諮詢叅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
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
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
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凡
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
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踰高
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竝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

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丞相
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
之歲朝思夕計竝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
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
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
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文苑
英華

同前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

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踰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弔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

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
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
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
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
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忝南

今
史作

與章司空昭達書

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梁
大同中為東宮直入陳歷司
空

歐陽紇字奉聖長沙臨湘人為廣州刺史十
餘年高宗以其久在南服頗疑之詔徵為左
衛將軍紇懼遂反昭達為侍中儀同討紇平
之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歐陽紇反高宗
令陵長子儉持節喻旨紇默然不應懼儉阻
衆不許入城置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紇既舉
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昭達討紇儉監

其軍

按書僕一子屯窮云云者謂此也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通
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賢不供王
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脹嚴冬持兵杪歲開冰
踐露燭火宵行使局舍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畧非勞六

奇薄文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闢疆
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
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
之叛徒正糙盜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屯
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寢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
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

馳往稱慶徐君呈

端一作炬人一作接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
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玄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寢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
結比青蘿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
服袞之年苟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
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閑皆空黔
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
麾所局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間坐長使

誦經督郵無事惟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
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
覩冒苟却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
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
惟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
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
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
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

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
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
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
長之游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
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願
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長使一作長史

移中監蘇武
也舊作移誤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梁末入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
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增離
眷劉傅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
伸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届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
吉棊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
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宦
兩宮何乃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
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

閒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諶殿中並休宜
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
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
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
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
言接末由但以潛歎善敬德中郎竝比境之良選皇華
之上求若可輶軒別當委白君問恩報當是君報孫鸞
一作孤鸞中舍一作

與李那書

那周人周書無傳周武帝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陳陵書所云殷儀同及

那答殷御正者是也此陵於見那詩文與那書那答之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繩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夔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佞性後殷儀同

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
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
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
之眼山澤掩靄松竹叅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
廟甘泉鹵薄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
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
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
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

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
歸旨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
白雲之頌但恨耆闇遠獻檀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懸
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
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
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
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
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嗤載望瓊瑤因乏

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徐陵頓

首

青萋一作青要火作大者閣遠獄一作賒
二字闇作閣並誤耆闐檀特佛國山名

李那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
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
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
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
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析祥禽

平陵孝廉辯酬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縕風雲景
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
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
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
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
肄業戶牘之間時安筆硯頓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
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
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

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賓愧棲桐豈若
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
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鶩其鳴矣
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
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縉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擣茂一作擣戊
欵作欣並誤

答李顥之書

按書顥之亦北齊人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

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繫衣裾披素清
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昔緣素
之叨遘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烟燭慮在昏明
餘息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賓來踰
泰高如為善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
樹但忘年之欵昔有張裴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

可悅甕蓋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深羊祜之疴秋冬彌劇且年光道盡觸目崩心扶力

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並文苑英華
衣裾作思敵誤見後
畏裝

漢趙岐書辭林一作辭人昔
綠作皆綠誤張裴一作張華

薦陸瓊

瓊字伯玉吳郡吳人
雲公子歷吏部尚書

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陵時爲吏
部尚書薦瓊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
過淹左西掾歛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安成王即宣帝

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邴霍無官實宗周之明
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
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遏匪齊文馳
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耻甘輸重餌降禮單于
列城十五如請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
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
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

愧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陵子儉一名報歷為御史中丞其坐事未見有

載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

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
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紫蓋為壇允
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清祀如陪
瑤席遂飲瓊漿

謝勅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
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鼴鼠漢臣射覆
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

慙良吏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
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賚膚啓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
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頻蒙大饗更異梁王詰旦歸來
猶為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為歡非屠門
而大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
得波潮之下

謝賚蛤啓

鴻化

闕

雀入猶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並藝文類聚又謝勅賚烏賊魚啓

云賚逮庸臣

伏增銘悚

勸進梁元帝表

陵初為通直散騎常侍聘魏於鄴奉表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譽之家居代維賢終纂
高皇之祚無為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

非間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
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
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助華鳴謙同
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
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謀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
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
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
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為

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
稀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
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
奉玄狐之錄赴李軻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滕公擁樹
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
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
膽於西州方燃脣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
剗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

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
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
嶃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
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
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原寢芝房感德成
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
高柳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

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
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諮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
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
龍旂以饗帝御鳳宸以承天厯數在躬疇與為讓去七
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
為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
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
岱嶽猶署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

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
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
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
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為
君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
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
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
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

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

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意

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

臣陵云云

握褒秉鍼藝文作握符執
錢高謝為君作高謝君臨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彊壯無歎耆老臣勵則胄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

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又讓右僕射初表

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離先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為凶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悲不逢堯禪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叅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識當塗錫舍非無董昭

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賞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常稱文不逮意臣比衰疴日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如煩飾所以高天繙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憊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

邑奉升壇之禮而叅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
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
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止長安
多盜其宜屏錮用寘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
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於其朽劣尚可從
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

墨子諸生褰裳救楚魯連隱士高論郤秦況乎謬蒙知
已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偕常伯
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黃鈞天並奏靜聽能聞鐘
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
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標械燕臺裝玉儻不
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
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為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火為薪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
薄通人有乞告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
鼎族家傳軒冕四姓卿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
非才年力方強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
奉萬壽之盃豫叅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
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甫離懷袖裁脫綺紝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撢

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塵頗同疆場言
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
應思馬駿之功論地維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文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陳文紀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舉人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陳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徐陵

進武帝為長城公詔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粉榆

永寧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裏
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嶠敦修於輿睦叶謀
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為
長城縣公

為梁封陳武帝初為陳公詔

徐陵傳云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

授詔策皆陵所
製而九錫尤美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
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

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穀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
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
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
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
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窮牢
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
茲已溺乘舟履輦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洎乎
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搗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

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勅讎夷三靈之巨慝堯治禹佐
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剥餘象荆楚
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薦食競謀諸夏八方某
時莫有匡救彊臣致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魂甘
心於甯卿之辱却鞍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
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辱蒙再膺天
籙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祔
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蠻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

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縣率土之基興亡是
賴於是刑禮兼訓公革有章中外咸平遐邇寧一用能
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勲該於
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義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
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
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禹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
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為懷嘉數遲回永
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勲敬升鴻典

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甫繼后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綺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九錫策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為大陸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

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灤河鏤其金版況乎
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
於崑崙驅馭於韋彭跨蹠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
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
不弔鍾亂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覬茫茫宇宙慘
慘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
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
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謚四海於

羣飛屠猰㺄於中原斬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光啓中
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
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
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
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
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苦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
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
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爨越貊為災番部
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纔撫兇徒
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
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
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暮雄筭電掃風行馳御
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歷嘉寧盡為京
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
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

俟歸蹠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
闡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闈而
番禺連率本目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
乘機勦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
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勲門桀黠作亂衡嶷兵切池隍
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為卹是同盟誅其醜
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
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綠道酋豪遞為榛梗路

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綳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咤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秋氣於瀨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凸慝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屆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

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
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艤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
犀渠貝胄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
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
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用淹戎畧公志唯同獎
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文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竝路遠
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阻憑寇虜據其

關梁大盜負其局鑄公一校裁搗三雄並奮左掎右角
沙潰土崩木甲殞於中原橐袞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
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允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
河金湯嶮固疏龍首以抗殿揅華岳以為城雜虜憑焉
彊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
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瞻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
人滿道爭睹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內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橫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絓木而止戎車靡遺遇寧而旋歸驂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黠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間咸為虜戌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闈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裁舉靈旗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旣誅同龐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

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穹廬魑幕抵北
闕而為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
翼舒掃是櫬槍驅其獮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椎髻之
酋烹於軍市抗秦坑而盡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
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
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首震懾遽請灰
釘熟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賊龕兒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

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頴世寓
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
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筭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
寇途窮灌然冰泮刑塘之所文命動其大威雷門之間
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
姓有扈頑兇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

京師驅率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
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揜撲無待旬師萬
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秩冠依憑山澤
繕甲完聚名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
濞已縱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曜聖
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
仄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
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

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欵關此又
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廓寧
秦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
綬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謳之歌
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
晏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
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
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

天用百姓以為心隨萬幾而成務耻一物非唐虞之民
歸舍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
仁藏用忠信為寶風雨弗愆仁惠為基牛羊勿踐功成
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
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
之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滴露卿雲朝團曉映山
車澤馬服馭發閑既景煥於圖書方歲饒於史譜高勲
踰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

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揔征羣伯二南崇絕四
履遐曠決決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
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
復經營宇宙寧唯斷鼈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
之嶮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慙悖
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
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
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

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
其内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
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煥授陳公茅土金獸符
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
摠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摠百揆除錄尚
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
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
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

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輶戎輶各一玄牡二駟以公
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
冕之服赤鳥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
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
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鞬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
公納陛以登以公嶷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
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
猷遠量跨厲嵩溟抱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
露秋霜允恭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
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梁禪位陳詔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

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
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薦發太清云始見
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
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
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
獄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
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
興絕禮儒館聿修戎亭虛侯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

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
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甘露醴泉旦夕
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岱勲格於皇穹明
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
有歸謳訶爰適天之厯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
昔永稽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
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

策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
庭之代並結繩寫鳥杳冥恍惚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
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
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
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
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璧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
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

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
及時屬陽九封不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泉天成
輕弄龜鼎慳慳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極將甚綬旒惟
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竝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
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迺勤王電
掃番禺雲撤彭蠡揜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貿
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竝懷叛逆獯羯
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

殞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
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
泉蛟魚竝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
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楷矢素輦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
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
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

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於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
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
靜元吉朕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
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
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

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
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其
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
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二宮月正元日受
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
目雷聲之禽鈎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
英聖相承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
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

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蹙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篲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順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

豚魚殷牘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
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掩映
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塵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
跡誰不率從蟠木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
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
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
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
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勲華屢回

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厯去炎精神歸樞
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
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
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
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
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陳文帝登阼尊皇太后詔

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

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藐在崤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
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
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
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
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宴皇嗣歸來輒當解紱
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
問與夷無媿園寢

封始興王詔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鄉邪傳國仰惟二后重
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
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嶠亟禮隔登獻每至霜庭
可履矚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
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莫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
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
二皇子叔陵為始興王

皇太子臨辟雍頌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儀天以行三善儻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摵衣即席對揚天人
開闡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辭鋒起問
難泉涌辯紛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
布介王繫奉聖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慙其師法何宴
忸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
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啓
王廩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
敢為頌曰皇運勃啟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

積仁累德重明豐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
鸞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簾沫泗
興業闢里增榮

太極殿銘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
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應端門仰模營室歸于有
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鼎太極殿者法氏象元
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為貴往朝煨燼多

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監軍鄒子度啓稱即日忽
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
仙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孤拔靈山允彰天貺昔
梁氏承聖將圖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
興師旅揆之以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
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萬栱峻層植
綠芰而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覩正殿之
崢嶸函谷遙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

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為銘曰雍時相望參
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高捫太一正覩瑤光峨峨
靈柱赫赫流樟美矣宮室嘉哉今日御扆垂旒當朝靖
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誼王旗斯謐肅肅卿士
邕邕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銘況
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庭

後堂望美人山銘

庾信集亦載

高堂凝雨洛浦無洲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峰因五婦石

是三侯險逾地肺危鄰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樹裏
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窓併開遙看已識試喚便
迴豈如織女非秋不來

雨集作石洲作舟鄰作陵恒作常併作畫試作直如作同

麈尾銘

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綿
綿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
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
疑拂靜塵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陳文皇帝哀策文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容車晚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綺翻成行哀子嗣皇帝諱梓屢輶於丹陛攀龍惟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闈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震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羣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悠
哉上昊蟬聯寶胄暉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家慶道主
衢樽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賓門流
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構幽風會昌言瞻少昊
實仗高陽効駕軫輶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
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
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繁三湘九
派泠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

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暮赳赳雄斷遍行天討無
遺神筭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俘
昆邪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是食宵
衣服貴綵阜風移闢闔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狂狷
搜斂仄微世感中孚民惟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
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為歡臨雍彌肅禮兼三代樂備
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幪巾自清連珠合
璧曜夾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維大

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鞬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
為文泰白環已貢玄珪克禎東河佇楫北狄思征鉞斧
將戒璫珩未鳴星涇去楚日沴悲荆億兆何釁穹旻遽
傾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華膾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憚
發夢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喬陽之劍鳥雖
髡鬚於宸儀終纏綿以號搊嗚呼哀哉三占已吉四海
同奔列賜天宇崩號帝闔千門啓於闔闔萬乘警於靈
輶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源鑾旂動而虛蹕宿衛

靜而空尊嗚呼哀哉卑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
有通樹經白社之修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
懷周京以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克窮靡
寄孺慕奚憑唯封云亭之與禪父肅玉牒之與金繩揚
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嗚呼哀哉

丹陽上庸路碑

臣聞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
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為禮專俟

會通厥田為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是以
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
命水官逃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為太尉於是九澤載疏
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
原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
有道稱皇無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勲鑄
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鐘於豐岳豈易揄揚斯固
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

陽勞凝神于貌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誥王盡禮春官
摠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鐘公帶獻明堂之圖
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乎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
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
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
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
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為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
方難火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

山羅漢爭造論門鷺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
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為寶禳祈免於白駒明
德惟馨山川舍於驛讚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薈蔚
朝興滂沱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高閣將臨油雲
自闢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彌天無待期門之
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
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
鳬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

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搊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
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
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象及同
人慧雨方雷禪枝獨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迹
見我堯心

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
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

之後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
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
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胙土開家漢水盛
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
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
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
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祿
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

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
於浪泊括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
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
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
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
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皋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
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
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

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酈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
受拘効盜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
朔公亦忠為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
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傳匪若即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
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
畧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
宗顥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

締構權輿斷鼈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
於寰中主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
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輶奉大
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
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
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
中可詠春鷗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
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沫京坻

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
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
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櫺躬
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
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
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
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
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

國讎元勲佐命力牧風侯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蠶
浦奮翅高飛雷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
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暴撓
搶斯舉噤噤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
犬彘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迴
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越
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頫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
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勃海
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鶴火衡山誕其高
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
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簪之
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
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
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

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震川冢沸
騰羣悍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焰燿烽溶鐵蔽於
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床勍賊重圍
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梁以保衡服常
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瞻殷憂獨其撫心
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錫
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
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

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
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竒功即訓皇家深弘朝
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祫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
綢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蟋但八柱之土
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
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
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膺國屈啟筮而登家
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

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
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阼之初進公位征
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
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
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
脯豪家鐘鼎為樂揚袂灑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
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
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

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
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鼎臣
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岳貺
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鄰莫遠
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
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

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莖表其深源何壽慙其遠慶
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
轂又有伙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
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
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
風勢利無擾於胷襟行藏不槩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
為風上交不謫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

途唯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倡挹其精微
詞宗稱其妙絕出為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二冕勤
卹有方問羊知馬鈞鉅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
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胄自灋水源于洛濱
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
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為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
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

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
中陽纂於泰龍百世之祀皇家兆於鳴鳳違青丘於海
北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
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昂
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
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

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
武羌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
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為
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水煙難消徒持陰德薨于沙鎮
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
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晉
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

司空章昭達墓誌

陳文紀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
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
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
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
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
屬鷗風有象代邸方隆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
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
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

陳寶應志懷反叛容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
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
巢窟若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
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雲震山
風海於是咸俘偽帥悉據高墉爰洎滄溟莫不懲艾既
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鬪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
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鄖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
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太建三年薨於軍

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鵲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於
熊軾後乘龍轎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鏡同駟馬之曲長
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裴使君墓誌

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
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
象從奔聯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咍諸戎麗德高聲
肆言羣逆胡夷摠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

生之節每以財輕篤擇義重嵩衡割宅宇貧友之孤開
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鮮雲謁謁披
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風鳴
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
斗之量猶未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誄
用愍相遺

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

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
歲蘊隆粒粟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氐羌旅拒已
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乍生拾躋
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唯風雨
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皎近以臨蕃
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
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偽周遣其衛國
公宇文直等揔統獯獮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

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
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江
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萬微叨居蕃翰情
慙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彼
鄰謀乃授冬官即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
和與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

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

副情佇夫天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罄檀盧聲冠符姚勢蕪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凌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弃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

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為
妖湘川石鷺自然還僻克翦無筭縲禽不貲欲計軍俘
終難巧厯所獲其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苜蓿之園
方廣駒駢之廢於是衛霍甘陳虬鬚瞋目心馳隴路志
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弃彼關中
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
東略鹽池為齊朝而反侵地此政亦剪妖氛未窮巢窟
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檄周文

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乂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籲地呼天望佇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為心彌切宸扆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勲高威著荆

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
無淹弦望

玉臺新詠序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
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
瓊瑣為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克選披庭
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
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

訝其纖手說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
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
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
家得吹簫於秦女以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
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
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駿姿騁纖腰於結風長樂
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明蟬之薄鬢照墜馬之垂鬟反
挿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

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厯軒轅金
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
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
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
雙者也加以天精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
琉璃研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
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葡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
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

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
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餘誰能理曲優游少
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
怯南宮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
女為歡盡於百駢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
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嘗蘇微蠲愁疾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
覽於是然脂暝寫美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于是麗
以金繩裝之寶軸三臺妙札亦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
牋皆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
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
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窓前新粧已竟方
當開茲縹帙散此絅編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
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

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形管麗矣香奩

尹義尚

與徐僕射陵書

義尚與陵梁末使魏
至是陵已還南義尚猶留鄴下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蜚難寄瞻言
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
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艸霧恒嚴
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踞詎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
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

雍容廊廟時宣匡奏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
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
後車陪游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
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
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罹再三之酷
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
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涙淪墜灑
漳濱之水逸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

死生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
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亾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
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
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
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
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
想時通無因覩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
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

論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彊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袂君子知

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
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
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
篤親鄰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
仁人少存疇昔承間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
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仁載筆連沛罔知所
運草霧一作苦露後漢張公超能作五里霧全用此事
作露非虎路作虎渠後車作後陣並誤每瞻牛候馬
一遺馬字求
此一作來此

徐陵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游漳
水與金鳳而俱蜚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
言叙循還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澣
澣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
第三秦世胄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
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
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

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揚雄
有言文州在於天際則輸蹠王府屈膝閭門川洞首豪
彊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
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
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
河北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
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
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

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鴈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
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
不才穀鯀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
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鱗
見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
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訪
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
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

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
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無異苟鑿之
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
處彼高閣庭奏歌鐘座延僑肸賓客之叙方於阼階田
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闈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
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
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
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

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
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
東岱不奢擊壤之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卧時
思之若耶至此闕誤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辰但當今范
苑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
高論泊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内弟來欵
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二字猶
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蜚鶴之信執筆潛然不知

何向

並徐陵集作燕旗誤

心想英華

作目懸

一指作所指

燕禽

誤



陳文紀卷六